

百年侦探小说经典回顾

京联图
精品书屋

BAINIAN
HENTAN
XIAOSHUO
JINGDIAN
HUIGU

水晶瓶塞

侠盗亚森·罗宾探案集

[法] 莫里斯·勒布朗 / 著
卢志丹 刘俊敏 / 译

45
-2-8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晶瓶塞

侠盗亚森·罗宾探案集

[法] 莫里斯·勒布朗/著
卢志丹 刘俊敏/译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晶瓶塞：侠盗亚森·罗宾探案集/（法）勒布朗（Leblanc, M.）著；卢志丹，刘俊敏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10
（百年侦探小说经典回顾）

ISBN 978-7-5378-3125-3

I. 水… II. ①勒…②卢…③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541 号

水晶瓶塞：侠盗亚森·罗宾探案集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卢志丹 刘俊敏 译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21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25-3

定价：22.00 元

目 录

水晶瓶塞

一、夜盗	1
二、节外生枝	10
三、神秘女人	22
四、绝望的召唤	35
五、二十七人名单	47
六、判处死刑	66
七、神秘马车夫	84
八、死岩冒险	96
九、恩将仇报	100
十、黑暗追踪	115
十一、烟丝盒	132
十二、洛林十字	145
十三、断头台	164
十四、最后决战	176

犹太油灯

一、失窃	199
二、恶魔监视	226

水晶瓶塞

一、夜 盗

九月的夜空星星点点，晚风徐徐掠过湖面，泛起阵阵微澜。花园处的小防波堤上拴着两条小船，也轻快地随波起舞。雾色中几处小窗泛出朦胧的灯光，对岸喧闹了一整天的昂日恩游乐场得到了片刻的安宁。

亚森·罗宾抽完烟，走出凉亭，从防波堤上探身向下说道：“葛路尼、勒巴律，你们准备好，吉尔布和佛舍勒的汽车来了。”

罗宾穿过花园，绕着一座正在施工中的竖有脚手架的房子转了一圈，小心地拉开对着塞杜尔大道的门。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大敞篷车“嘎”地一声停在了拐弯处。

车上跳下两个打扮相像的人，鸭舌帽，黑色外套，衣领高高竖立，他们就是吉尔布和佛舍勒。吉尔布约二十岁，是个英俊的家伙，动作很麻利；佛舍勒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看起来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你们看见多布里克议员了吗？”罗宾问道。

“看到了，他已登上了七点四十分开往巴黎的火车。”吉尔布答道。

“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老板，玛丽·特莱斯别墅现在在您的掌控中了。”

罗宾有些兴奋，但未忘谨慎。他命令司机把车停在别处不要引起别人注意，九点半再开回来。

罗宾和他两个同伴一边向湖边走去一边说：“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不是我做的，我总担心行动会失败。”

“您多虑了，我们跟您已经干了三年了，还没有失过手呢。”

“正因为这样，我尤其担心这次会好马失蹄，干蠢事……上船吧……佛舍勒，你去那条船……划船，尽量不要有声音。”

两只小舟飞快地向昂日恩游乐场左侧划去。

一切顺利。罗宾压低声音问身边的吉尔布：“这次行动是谁的主意，你的，还是佛舍勒的？”

“唉，怎么说呢，我们为此讨论了好几个星期。”

“我信不过那小子才问你，那小子很危险，他好几次都犯了严重的失误，我们一定要甩掉那个笨蛋！”

罗宾又问：“你真的看到议员先生了？”

“亲眼看见，他要去巴黎剧院。”

“他的仆人们还在别墅里吗？”

“议员先生早把厨娘打发走了，贴身仆人雷奥纳尔要在巴黎等候主子——他们不会在凌晨一点之前回来。只有一点令人担心……”

“是什么？”

“我们千万别忘了议员先生捉摸不定的性格，他可能会突然出现，所以我们最好在一小时内干脆了事。”

“这就是你得到的所有情报？”

“是的。我和佛舍勒都认为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刚离开的花园在夜里没人看守，是个天赐的出发点。我通知葛路尼和勒巴律准备好船，并且打电话通知了您。”

“你有大门钥匙吗？”

“有。”

“那个隐约可见的地方是别墅吗？”

“是的，它旁边的两座别墅近来没人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搬走我们看中的东西，这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罗宾自言自语着：“这未免太容易了，太缺乏刺激了。”

船在一个小水湾里靠了岸，岸边一个被虫子蛀得满目疮痍的破棚子底下有几层石台阶。选择这个地方是为了搬运东西方便许多。

忽然，罗宾说：“不好，那边有灯光，有人！”

“别担心，那只是一盏灯光不颤动的煤气灯。”

罗宾作了分配：葛路尼在小船旁放哨，勒巴律在塞杜尔大道的栅栏边等候，他和吉尔布、佛舍勒则爬到了大门的台阶下。

吉尔布先上去，摸出钥匙打开了大门，三人从半开的门里钻了进去。

“噢，这确实是盏煤气灯，不过，灯光好像不是从这儿射出来的。”罗宾低语道。

“客厅在这儿吗？”罗宾问吉尔布。

“不是，议员先生把所有珍宝都放在二楼他的房间和周围的屋里。”吉尔布道。

罗宾在吉尔布的示意下，往左边幔帐后面的楼梯走去。刚掀起幔帐，左边四步远的一扇门突然开了，一个脑袋探出来，看到他们惊叫了一声，便立刻缩回屋内。

“啊，是那个贴身仆人雷奥纳尔。”吉尔布认出了他。

罗宾立即冲进去追雷奥纳尔。那间屋子是餐厅。在餐厅尽头，雷奥纳尔正打算跳窗逃跑。

一看到罗宾，雷奥纳尔就举起了手臂。“不好，这家伙有枪。”罗宾暗想，随即仆倒在地。“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罗宾冲上去夺过了仆人的武器，把他摁倒在地。

罗宾一边骂着，一边命令佛舍勒把他捆住。然后，罗宾命令佛舍勒掌灯上楼，他抓住吉尔布的胳膊，朝二层走去：“笨蛋！你的情报险些送了老子的命！外面听到枪声，咱们全完蛋！我会永远记得你们这两个傻瓜！”

吉尔布嘴唇动了一下，怯怯地说：“我保证外面绝对听不到枪声。出点意外也是难免的嘛。”

罗宾仍骂骂咧咧。可一看到二楼那些宝贝，他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房间里的物品虽然不多，但都价值不菲。四把欧毕松厂的安乐

椅，一个标着贝尔西和封丹名字的文件柜，两个高狄埃尔雕刻的壁灯，一件弗拉柯纳尔的真品，还有一个纳第埃的赝品。

“这些东西若是被美国阔佬们买去，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罗宾高兴地想着，一边指挥两个同伙搬运家具。半个小时后第一条船装满了，葛路尼和勒巴律负责把船上的东西装到汽车上。

罗宾目送他们离去后，返回过厅时，听见餐厅里有声音，就走进去一看究竟。

餐厅里只有两手被捆在背后的雷奥纳尔一个人，“喂，伙计，是你出的声吧？你老实点，我们一会儿就走，否则，我要让你永远也无法开口……”罗宾恶狠狠地威胁雷奥纳尔。

罗宾上楼时，听到那里又传来了颤抖而嘶哑的声音：“救命！……快抓凶手……有人要杀我……快通知警长。”

“真是不可救药的蠢货……都晚上九点了，还要麻烦警察局……你等着吧。”罗宾暗想。

由于他们在橱柜里发现了一些值钱的古玩，吉尔布和佛舍勒两人对房间的搜查又过于仔细，所以他们在此耽搁的时间比计划的要长。过了好一会儿，罗宾不耐烦地命令道：“别再耽搁了，现在装货去。”

当他们一行三人走下石阶时，吉尔布拉住他恳求道：“听说议员先生有一个神奇的古盒，可能在餐厅的壁橱里，我们不能错过这件宝贝……只要五分钟……老板，再等我一会。”

话音未落，他已奔回去了，佛舍勒也跟着冲了过去。“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过时不候！”罗宾气急败坏地喊道。

十分钟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罗宾开始有些担心，他突然想起他们两人在今天这次行动中几乎形影不离，举止怪异，莫非……他来不及细想，就朝房子方向走去。这时远处一阵嘈杂声从昂日恩方向传来，并且越来越近……

罗宾加快步伐，正准备拉门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和痛苦的叫声。他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确定枪声和叫声都是来自餐厅，

然后就冲了进去。

只见吉尔布和佛舍勒在地板上扭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在罗宾冲上前时，吉尔布已经把佛舍勒打倒在地，并且把一样东西夺了回来，佛舍勒则因肩上的伤口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吉尔布，你怎么把他打成这样？”

“不是我干的，老板，是雷奥纳尔那家伙。”

“撒谎，他不是被捆着吗，怎么能……”

“他挣脱了绳子，又捡起了手枪。”

“该死的！”罗宾一边骂，一边举着灯来到餐厅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具死尸，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喉头插着一把匕首，鲜血从嘴角往外流出。

“是谁杀死了他？”

“是佛舍勒……”

“我一再告诉过你们，不要发生暴力冲突，这可是要偿命的！”

“说，佛舍勒为什么要杀死他？”罗宾粗暴地对吉尔布嚷道。

“他想从这个仆人身上找到壁橱钥匙，谁知，这家伙已经挣脱了绳索，惊慌害怕之余，佛舍勒就给了他一刀。”

“是谁开的枪？”

“那个仆人，临死之前，他用尽全力开了一枪……”

“那你们找到钥匙了吗？”

“佛舍勒拿到的……”

“东西找到了？”

“是的。”

“你又从他那儿夺过了那玩意，是吗？快说，那是什么？”

吉尔布咬着嘴唇不说话。

“好吧，吉尔布，你现在不想说是吗？以后我会有办法让你开口的。现在，我们得先把佛舍勒弄回船上，离开这儿。”

当他们回到佛舍勒身边准备扶起他时，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可是，餐厅里除了他们和那具死尸外，没

有旁人。

这时声音再次响起来，而且一会儿尖细，一会儿颤抖，一会儿刺耳，一会儿压抑，时断时续的，模糊不清的。这个神秘的声音到底从哪儿来的？

罗宾命令吉尔布拉开了斜窗板，屋里亮多了。他们发现这声音来自这具尸体。难道死人还会说话？

罗宾突然抓住那具死尸，把他挪到一边。尸身下是一个发光的电话听筒。

罗宾把耳朵凑近听筒，里面传来一种由呼叫、感叹、喧闹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喂！您说话呀？……发生什么事了？……坚持一会儿……救援马上赶到……快……警察……士兵……”

聪明的罗宾立刻想到，一定是在他上楼时，雷奥纳尔吃力地站起来，用牙摘下听筒，使它垂掉在地上，向昂日恩电话局呼救。此刻电话局正在回话。

想起刚才听到的昂日恩方向的嘈杂声，罗宾喊道：“警察来了……快跑！”

这时，佛舍勒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到了他的话哀求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扔下我！”

罗宾和吉尔布只好抬起他往外走。可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被撞开，几个人已经绕过房子冲了进来。怎么办？

罗宾关上了过厅的门，并且插上了门闩。

吉尔布此时很紧张，他叨咕着：“完了，他们包围了我们……我们全完了……”与他相反，罗宾却镇静自若，并且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快速的分析，并做出合乎逻辑的、可靠的决定。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的原因所在。

外面的人们已经在敲门并撬锁了。

罗宾冷静地带着吉尔布回到客厅，轻轻推开窗户和一个开着侧窗的百叶板，外面到处是人，逃跑是绝对不可能了。突然，他扯着

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快过来！帮帮我吧！……他们被我抓住了……快过来！”

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又朝窗外的树林里胡乱地放了两枪。然后，回到佛舍勒身边，用他伤口上的血把自己的手和脸胡抹一通。最后，他粗暴地抓住吉尔布的肩膀，把他推倒在地。

“老板，您要干什么？”

“听我说！……我一定能保释你们出狱……不过，我必须是自由的才行……”罗宾冷冰冰地说。

外边已经有人在敞开的窗户下叫喊了。

“快点过来帮忙！”罗宾故意大喊大叫。

转过身他又平心静气地对吉尔布说：“你还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比如一种可行的联系方式……”

吉尔布拼命挣扎着，像只受惊的兔子，完全没有理解老板的意思。倒是受了重伤的佛舍勒早已放弃逃跑的希望，稍显冷静，笑道：“伙计！听他的安排吧！……只要老板能逃跑……这不是很重要吗？”

这时罗宾又想起了吉尔布和佛舍勒两人争夺的那个东西。他刚要搜吉尔布，吉尔布就大叫一声，“不，这个永远不能给您。”同时挣脱了罗宾的控制。

罗宾再次把他推倒在地。这时窗口已经出现了两个人，吉尔布只好把那东西给了罗宾，他看也没看就塞进衣袋里了。

吉尔布悄悄对罗宾说：“给您吧。这就是……我会给您合理的解释的……您完全可以相信……”

他的话音未落，一些警察和士兵都跑来援助罗宾了。

吉尔布马上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罗宾站起身来，说：“这个混蛋打人真疼，不过那个被我打伤了……”

警长连忙问：“先生，那个仆人呢？他们杀死了他吗？”

“我怎么知道？”

“您不知道？可是……”

“一听到凶杀的消息，我就随你们从昂日恩跑来了。不过我没像你们从房子左边转过来，而是从右边过来的，一个窗户开着，我就跳了进去，正遇上这两个家伙想从这儿跳下去，我就朝这个打去。”他指了指佛舍勒，“我还抓住了那个同伙。”

他满手满脸都是血，这正是他与盗贼英勇搏斗的最好证据。而且十多个人都亲眼目睹了他的英勇行为。现场一片混乱，人们到处乱跑，互相询问，谁也没能静心推敲罗宾的话，或者对此产生怀疑。

当发现餐厅里的尸体后，警长才下达命令：禁止任何人出入！随后，他迅速勘查了现场并开始进行调查。

佛舍勒向警长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而吉尔布拒绝这样做。他们俩大声指责对方，替自己辩解，警长不知该听谁的好。当警长回头想找罗宾证明他们的申诉时，罗宾早溜了。

警长并未对此产生怀疑，只是命令几个警察去找到罗宾，并说自己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于是大家分头寻找那位先生，可是喊叫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他。

不久一个士兵进来报告：“那位先生刚才上了一条小船，已经划船离开了。”

警长这才如梦初醒，“抓住他，我们上当了，那家伙是同谋……”

说着他带着两名警察冲了出去。在岸边陡坡上，他看见“罗宾”在离他们一百米远的湖中挥舞着帽子向他们致意。

一名警察对着“罗宾”胡乱开了几枪，可是离得太远了，丝毫不起作用，轻风送来了罗宾得意的歌声：小泡沫小泡沫，轻风推您往前走……

警长立即作了部署：一部分警察负责监视湖岸，如果罗宾上岸，便立即逮捕他；他自己则带领两个人驾驶小艇追赶“罗宾”。

“罗宾”的小船正在向圣葛拉吉安村划去。警长的小艇速度很快，刚过了十分钟，两船之间的距离就已经缩短了一半。

“我倒想结识一下那家伙，他倒胆量不小啊！”警长说。

小艇在水面上疾驶而过，越来越接近目标了。奇怪的是，他们的对手却是纹丝不动。这种情况令人不解。是的，有许多强盗，自己活不成，也不会放过对手，他们会先发制人击毙对手，或者与对手鱼死网破。因此，对这些亡命之徒，警察尤其要高度警惕。

“投降吧！”警长喊道。

没有回应。警长命令自己的人趴倒在小艇里，以免受到袭击。

小艇在水流的冲击下跟那只船接近了。

“投降吧……否则……”

还是没有回应。

“放下武器，我数三下就开枪……开始数了……一……二……”

没等警长数到三，警察就开枪了，并且用力推动小艇使之靠拢那条小船。

警长用枪瞄准对手，“不许动，否则打烂你的头。”

敌人还是一动不动。当两船相碰时，警察们才发现，小船里根本没人，只是在一堆东西上面罩着一件外套并扣着一顶礼帽而已，朦胧的夜色使这一切看起来酷似真人。

警察们划亮火柴，借着微光，他们检查了小船。收获不小，外套口袋里有一枚逃亡者遗留的名片：亚森·罗宾。这足以给他带来噩运。

就在警察们搜索小船，岸上的士兵伸颈意欲观望水面战斗的时候，罗宾已经在他原来上船的地方上了岸。

葛路尼和勒巴律在那里接应他。他简单地交代了一下，用皮衣把自己包起来就上了汽车。汽车载着他 and 议员先生的安乐椅和古玩开到诺义，那里是他的家具储藏库。他自己则乘坐出租汽车抵达巴黎，在圣·菲利浦·迪·卢勒区附近下了车。

在离那儿不远的马梯尼翁街，他有一个除了吉尔布以外，谁都不知道的隐秘住处。

回到屋里，他换件暖和的衣服，用手摩擦着冻僵的身体，习惯性地把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壁炉上。这时他才仔细看那件吉尔布和佛舍勒两人争夺的东西。

这是一个水晶制成的长颈瓶的瓶塞，它与普通瓶塞有点不同——瓶塞顶部至中心凹槽部分是镀金的。

“为什么吉尔布和佛舍勒会把这东西视为宝物？并为此杀死仆人、互相争斗……”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精神细想了，过度的疲倦迫使他不得不把瓶塞放回壁炉上，去睡觉了。

夜里他不停地做噩梦。吉尔布和佛舍勒双双跪在监狱里，向他伸出求援的双手，他们大喊大叫道：“您答应过我们，您会救我们出去的，救命啊！……”他又梦见葬礼，梦见给处以极刑的人梳洗。

“这可不是好兆头。真晦气！”罗宾从噩梦中惊醒后喃喃自语。

这时他想仔细琢磨琢磨那个水晶瓶塞了。“天啊，水晶瓶塞怎么不见了！”罗宾望着空空的壁炉只觉得天旋地转，脑子里一片空白……

二、 节外生枝

人们对于罗宾组织这个集团的内部情况知之甚少，正因为如此，大家对它也相当感兴趣。人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个集团内正式成员人数很少，多数是一些处于各个阶层和各个独立团体的临时成员，他们在一个素不相识的权威人物的领导下完成任务。这个权威人物就是罗宾。罗宾集团的冒险行动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是一种以一群几乎素不相识的人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毅力、群众的智慧、团结的力量、服从于绝对权威人物的意志的冒险活动。因

此这个集团尽管人数不多，却足以令人生畏。这个集团有限的几个正式成员是权威人物忠实的伙伴，他们穿梭于主人与临时成员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显然吉尔布和佛舍勒就是罗宾的忠实伙伴中的两个，因此，法庭会严惩他们，因为这是第一次抓住罗宾的同伙。况且，法庭已经有确凿的证据用来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昂日恩电话局的两个值班职员证实了雷奥纳尔临死前的电话呼救：“救命！……快抓凶手……有人要杀我……快通知警长。”正是在收到这一呼救后，警长和他的警员才赶往玛丽·特莱斯别墅。

此次行动之初，罗宾就有些担心这次行动会失败，结果证实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更为糟糕的是，这次冒险活动不再是一次大快人心的盗窃，不再是使那些阔佬或投机金融家的不义之财曝光后赢得舆论支持的盗窃，而是变成了一件凶杀案——一个可怜的仆人被杀了，自己的两个忠实同伴也许会被送上断头台。

罗宾对于发生的事情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他确定自己受到了吉尔布和佛舍勒的捉弄。他们名义上是盗窃玛丽·特莱斯别墅，实际上另有目的，而是寻找那个神秘的水晶瓶塞。这个看似平常的水晶瓶塞却被他们和昨夜的那个梁上君子视为无价之宝。他很诧异自己这样的偷盗高手竟然也遇到了对手。这个贼究竟是谁？要知道马梯尼翁街的这个隐居所除了他相当信任的私人秘书吉尔布以外，别人不可能找到这里。罗宾对于吉尔布的忠诚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吉尔布怎么会背叛自己的主人呢？即使吉尔布出卖了他，为什么警察不逮捕自己？又是谁偷走了那个水晶瓶塞？

此外，那个梁上君子又是如何进入自己的房间的呢？这个隐秘居所的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门是封死的，而且自己习惯于晚上用钥匙反锁上门，并插上门闩。况且，罗宾一向以自己敏锐的耳朵为荣，即使他睡觉时它们也不会停止工作，可是昨晚他却听到丝毫响动。

罗宾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强烈的不安使他立即封闭了那

所位于马梯尼翁街的隐居所。

罗宾想尽一切办法欲与吉尔布和佛舍勒取得联系。但是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心机，事情没有丝毫进展。警察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罗宾是同谋，但是慎重起见，他们还是把吉尔布和佛舍勒投进了巴黎的桑特监狱，并且准备在巴黎预审此案。而且，为了防止罗宾与受监禁者之间取得联系，警察局制定了一套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派出那些老练的警察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着吉尔布和佛舍勒。

这时罗宾还没有爬上保安局长的高位（这可是他仕途上的光辉一页），因此他没有有效的措施来实施自己的计划。

十五天的辛勤努力一无所获以后，罗宾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多布里克议员是那个水晶瓶塞的第一任主人，他不会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吧？吉尔布又是怎么知道议员先生行踪的呢？而且事发以后，多布里克议员立即搬进了维克多·雨果大道尽头拉马丁广场左边的私人旅馆，不再住在玛丽·特莱斯别墅。

“看来，多布里克议员是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对，监视他。”罗宾暗自思忖。

于是，维克多·雨果大道附近地区的小公园和大道的长凳上经常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还时不时在拉马丁广场上闲逛。

聪明的读者一定已经猜到这个老头儿就是罗宾。

第一天，罗宾就发现有两个工人打扮但气派十足的家伙监视议员先生的住所，议员一出门，他们就跟着，议员回来，他们也尾随其后，直到旅馆熄灯才离开。

“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回可轮到我跟你们了！”罗宾暗想。原来这两个家伙是警察局的便衣。

第四天夜幕降临的时候，罗宾又发现了新情况。原来那两个家伙跟另外六个人躲在拉马丁广场上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秘密会面。罗宾一眼就认出了那六个人当中的一人是帕斯维尔。

帕斯维尔是何许人也？此人名闻巴黎，曾经当过律师、运动员、探险家，如今他是爱丽舍宫的红人，而且是巴黎警察局的秘书长。帕斯维尔和多布里克两年前不知何故在国民议会广场发生了一场殴斗，当天帕斯维尔还派出了多人要求与多布里克决一死战，但多布里克拒绝了。这场殴斗弄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不久以后，帕斯维尔就成了巴黎警察局的秘书长。

罗宾对帕斯维尔的出现感到很奇怪，于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伙人的一举一动。

大约晚上七点钟，帕斯维尔一伙来到了亨利·马尔丹大道。

多布里克从小花园走出旅馆，立即被两个暗探盯了梢，他们一起在泰特布街上了电车。

那边，帕斯维尔一伙马上按响了旅馆的门铃。女看门人开了门，在与他们急促地窃窃私语以后，把这六个家伙领了进去。

“啊哈，我也该出场了。”罗宾想着，大踏步朝旅馆走去。一看到那个望风的女看门人，罗宾就装出一种急促的口吻说：“我来迟了，他们都进去啦？”

“是的，他们都在办公室里。”

罗宾大摇大摆地进了旅馆。“如果遇上那帮人，我就说自己是送货工人，他们不会怀疑我的。”他暗想。结果，走廊和餐厅一个人也没有。

可是，通过那道隔离餐厅和办公室的玻璃门时，罗宾发现了那伙人。帕斯维尔正在用事先配制好的钥匙打开所有的抽屉，翻阅全部文件。其余的人则忙着检查书柜中的每一本书。

“他们在找一张纸吧？”罗宾暗想。

不，不是。在此番搜查一无所获之后，帕斯维尔又抓起了酒柜里的四个酒瓶，拿着瓶塞琢磨着。

“啊，原来他们也在找水晶瓶塞……一定没错……”

这时帕斯维尔发话了，他问：“你们搜过这儿几次？”

“加上这次是七次了。”一个家伙回答。